

群众演唱丛刊



火药枪·降妖记

(曲艺)

李潤杰 张梦孚 焦乃积

北京出版社

4034

PDG

群众演唱丛刊

火 药 枪

(快板书)

李 润 杰

降 妖 记

(山东快书)

张 梦 孚 詹 乃 祺

北 京 出 版 社

1964年

群众演唱丛刊 **火药枪
降妖记** (曲艺)

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
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 編
北京群众艺术馆

北京出版社出版 (北京东单麻线胡同 3 号)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65 号

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· 印张: 1 $\frac{1}{2}$ · 字数: 23,000

1964 年 3 月第 1 版 196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 1—5,000 册

统一书号: T10071·724 定价: (5)0.10 元

編者的話

我們為了滿足農村公社社員、廠礦職工和廣大青年開展業餘文藝活動的需要，配合社會主義、集體主義、愛國主義思想教育，起到推動生產、鼓舞勞動熱情、豐富群眾文化生活的作用，選編了這套群眾演唱叢刊。包括有小型戲劇（話劇、評劇、歌劇），曲藝（唱詞、相聲、快板），歌曲和革命鬥爭故事等演唱材料。內容以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現實生活為主，同時也適當地編選一些革命歷史題材的節目。根據作品的不同形式分別單獨或匯集成冊，陸續出版。編選的作品力求做到短小精悍、生動活潑、方便演出。歡迎業餘或專業文藝團體採用，並可作為通俗文藝讀物閱讀。我們殷切地希望專業和業餘作者給予支持和幫助，更希望廣大讀者提出意見和要求，幫助我們改進工作，以便能夠更好地為群眾服務。

1963年9月

目 录

火药枪(快板书)	李潤杰(1)
降妖記(山东快书)	张梦孚 焦乃积(22)

火 药 枪

(快板书)

李 润 杰

数九隆冬北风狂，
天寒地冻特别凉，
庄稼人冬天睡热炕，
黑咕龙冬的就起床。
张大旺今天起的特别早，
怕的是天冷冻坏他那只老母羊。
抱点儿草忙到羊圈这么一看，
啊？老母羊直挺挺的地上躺。
有一条粗麻绳还勒在脖子上，
这只羊不知被誰活活给勒死，
张大旺嗷的一声炸了膛。
他生来就是火气旺，
人送他的外号火药枪，
沾一点别扭就得嚷，
不嚷出来肚子憋成疮，
发上火还得蹦着嚷，
蹦呀蹦的能蹦上房，
躺到房顶还得蹦着嚷，
再蹦掉地上都摔不伤。

(白)你听他这火气是多么大吧。
今天一看有人勒死他的羊，
跳着脚的破口骂：
“你们哪一个狠毒的黑心狼，
要跟我有仇明着干，
决不该暗算我的羊，
你要是人生父母养的，
有种就出来搭个腔，
杀我羊的小子快出来，
不說話我罵你八輩祖先堂。”
火药枪扯着嗓子高声骂，
忽然背后有人搭了腔：
“大旺！你怎么大早起来就发火，
什么事骂街捣巷的把人伤？”
火药枪扭头这么一看，
是出了五服的当家子叔叔张善良。
一声沒理罵的更厉害，
张善良走到跟前看了看羊，
当时叹了一口气：
“哎！这种事就是叫人憋的慌，
大旺，我看你还是别骂啦，
这忍事总比闹事强。
如今这个世道还是軟点儿好，
誰动橫的誰遭殃啊！”
“他奶奶的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拉，
爷爷不受这个窝囊。”
“嗨！俗話說人在矮簷下怎敢不低头，

咱这村你能鬧出什么名堂？
咱們张家人少就几戶，
別忘了咱这村都叫王家庄，
姓王的人多是大戶，
哪一个干部不是王家当。
什么支部書記大队长，
王志刚那治保主任多吃香，
人家在街心一跺脚，
咱这个村子都晃蕩，
吐口唾沫都能淹死人，
那真是有权有势有力量呀。”
“呸！他就是天王老子我也不怕，
摆一座刀山我也敢踰，
他敢惹我我就敢撞，
不論他姓王还是姓张，
爷爷跟他拼到底。”
“哎！傻孩子你真是個火药枪，
冤有头債有主，
罵人也不能罵一帮呀，
你罵半天到底罵誰哪？”
“誰勒死我的羊，我就罵誰的娘。”
“嗨！那你也得动动脑子想一想，
人家为什么要勒死你的羊，
你一定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，
人家才怀恨你火药枪。”
“我对不起人？噢！我知道啦，杀羊的准是王志刚。”
“怎見得？”

“秋天我打坏了他的猪。”

“嘿！看看你做的这事应当不应当，

即便是他报复你，

你又该怎么样哪？”

“我找他去。”

“你算了吧，

惹出祸来你可没法搪，

人家一来是干部，

二来手里还有枪哪，

你就拿七把刀子八把攥子，

连人家点肉皮都不能伤呀！”

嗨！张善良就这几句话，

真好像汽油泼进烈火膛。

火药枪面似铁青唇似靛叶，

两眼突突冒红光，

脖子上青筋全暴起：

“嗨！王志刚！要怕你我就不姓张。”

一回身窜到屋里去，

从门后拿起一杆大花枪，

这条枪枪头子长有七八寸，

锋刃飞快亮堂堂，

白蜡杆足有碗口粗，

两手一颤噎楞楞的八尺长，

人家怕冷他嫌热，

哧啦扒了个光脊梁，

嗷嗷的往街里跑，

来找治保主任王志刚。

这条街一个人也没有，
只有条大肥猪吭哧哧地拱菜帮哪。
火药枪一看正是王志刚的猪，
唰！上来照猪屁股就是一枪，
咚！这枪扎过来带着风响，
这口猪觉得有点不吉祥，
心里說这东西如果要碰上，
扎不死也是个透心凉啊。
哼！忙把屁股一摇晃，
嘭！沒扎上，枪头子入地半尺长。
它吱的一声挠了秧，
都說肥猪特别笨，
这下躲的够漂亮。
火药枪一看沒扎上，
窜过来，把枪杆子一抡給猪来个大扫撞，
啪！吱！这口猪扑通倒在地，
一条后腿負了重伤。
火药枪举枪又要往前刺，
要把猪肚子挑开膛，
猛听得后面有人哈哈笑：
“大旺哥，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光脊梁？
来，給你这个棉袄快披上，
怎么跟猪生气还动枪啊？”
火药枪往后一撤步，
嘴！說話的正是王志刚，
“嗨！姓王的你过来，
今天我找你算算帐，”

說着話，兩手一顫大花槍，
“大旺哥，這豬又惹你生氣啦？”
“不惹我也要揍它一身傷。”
“大旺哥，這樣兒你就不對啦？
為什麼無故跟它鬧飢荒，
秋天它啃你兩棵大白菜，
你打得它混身冒血漿，
追到門口你还直罵街，
我向你道歉我又拿錢給你做了賠償，
難道說這还不够嗎？”
“對呀，就因為這個你才黑了心腸，
偷偷的暗算報復我。”
“哎！大旺哥你說話可別把人冤枉，
我什麼時候報復你啦？”
“少費話，你過來算你有種有膽量。”
“我過去應該怎麼樣？”
大旺哥！我看你有点太逞強。”
說着話往前走了幾步，
火藥槍可不敢真扎王志剛。
他掄起槍杆兒攆頭打，
唿！王志剛手急眼快有力量，
他是治保主任是民兵排長，
動起武來是個內行，
一看槍杆奔頭頂，
斜跨步使了個順手倒牽羊，
掠住了槍杆兒一使勁兒，
火藥槍連人帶槍往后闖(床)，

想要收脚收不住啦，
噔噔噔噔噔枪杆子撞上了土坯墙，
噔的一震把枪撒了手，
火药枪铆足了力气晃了两晃，
王志刚俩胳膊一勒他的胸膛。
火药枪越晃越是紧，
肚子上好像压着两根大房梁，
只能张嘴喘大气，
他算遇上了神力王啦！
“嗨！姓王的，你把我勒死算有种。”
“大旺哥，你到底为何跟我闹飢荒？
不容分說就动武，
不免你有点太莽撞，
你要想打我不要紧，
说明白我挨打不冤枉，
兄弟真要有了錯，
情願意脫光屁股叫你揍个七天八后晌。”
火药枪心里憋劲不答話，
铆足力气紧晃当。
这时候忽听有人喊：
“住手！你們大早起来的鬧翻江啦，
誰也不許再打啦！”
听了这一句話，王志刚立刻松开了火药枪。
两个人一听声音就知道，
是来了支部書記王德康。
这老汉大公无私人人敬，
有德有才領導有方。

在队里威信特别高，
男女老少都贊揚。
今天他大喝一声喊“住手”，
两个人誰也不敢再逞强啦！
火药枪蹲在地上抱着膀，
王志刚笑嘻嘻地站一旁，
王老汉走到近前这么一看，
哼！点点头叫声王志刚：
“你們俩为什么打起架？
动上手应当不应当？”
“您問他吧。”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“噢！看这意思你还受了冤枉？
要知道你是个干部应该懂点儿事儿，
你搞的这是啥名堂？”
“您不知道，他一早就找到我的家门口，
开口就罵，举手就打还动枪，
我并没还口没还手，
要不是躲得快我轻者也得落身伤。”
“哼！真是一场糊涂官司豆腐帐，
大旺为什么要打王志刚？”
“他欺负人？”“說具体点儿。”
“說什么这个村都叫王家庄，
王家是大戶，我們张家是小戶，
小戶人少就得受窩囊？”
說罢扭头就要走，
“嘿！哎，大旺要到哪儿去先別忙，
我問你咱們村里这些干部，

誰說過小戶張家大戶王啊？”

“沒說過。”

“哪件事把張王兩家分開過？”

“沒分過。”

“那你是聽誰這樣講？為什麼要打王志剛？”

你跟大叔說實話，

有道理大叔給你做主張。”

“王志剛他暗地報復我，

夜里勒死了我的羊。”

啊！王老漢一聽這種事兒，

暗想道這邊另外有文章，

“哎！大旺你是聽人說還是親眼見？

是你猜想還是有真贓？”

“這明擺着就是這麼回事兒，

我打了他的豬，他勒死我的羊唄。”

王志剛一旁又受不了嘸，

用手一指火藥槍：

“你真要把人冤枉死。”

老漢說：“不要吵嘴別嚷嚷，

走！咱們一同看看去，

大旺，先到你家看看羊。”

“走就走！”三個人一同走到羊圈，

王老漢把死羊仔細一打量，

一看脖子上勒的那條粗麻繩，

不由得心里翻了江。

這條繩子好眼熟啊！

哼！這繩子不是五保戶王大娘的嗎？

她决不能勒死人家的羊啊，

嗯！这里边定有鬼名堂。

想到这儿忙把绳子解下来，

开口叫了声火药枪：

“你把这死羊剥了吧。”

啊！火药枪一听，当时的模样儿都像了周仓啦。

“把羊给我勒死算拉倒啦！”

“拉倒不了，你赶快进屋给我穿衣裳，

这件事情朝我说，

找不到凶手我赔你的羊。

王志刚，这件事本来得你管，

可事情又牵扯在你身上，

我看你该着干什么干什么去，

处理这事一切都有我担当。”

王老汉又往四下看了看，

紧跟着出来奔后街找王大娘，

走到门口正碰上，

(白)“王大娘！”“哟，老书记有事吗？”“这条绳子你认识吗？”“哟！我的绳子我怎么不认识。”

“它怎会跑到我手里来啦？”

“您一定是从小柱儿妈那儿拿来的呗。”

“小柱儿妈”，王老汉一想这是贫农的老婆孤儿寡母过日子，她决不能勒死人家的羊啊。

“哎！你怎么知道我从她那儿拿来的哪？”

(白)“我借给她啦。”

(白)“噢！借多少日子啦？”

(白)“哼！有一个来月啦。”

“这条绳子我再用用，明天再还给你。”

(白)“您用吧”。

(白)“好！我走啦，你去忙吧。”

說着話忙把绳子別在腰带上，

又到前街来找小柱儿娘。

見面一問这绳子事儿，

小柱儿媽眉头一皺答了腔：

“哎！这绳子叫小柱儿給丟啦！”

(白)“怎么丟的？”

“嗨！这个孩子真窩囊。

那天队里分柴禾，

分好了我叫他往家扛，

他把绳子扔到場里玩去啦，

直到丟了他也沒声张。”

“那天都誰家背柴禾？”

“我問小柱儿，他說一大帮哪，

有王小六，王大仓，

王二喜，王小双，

还有张家那娘們白丁香。”

“你沒問問这些孩子誰撿到啦嗎？”

“都問啦，都說沒看見，我就是沒問白丁香。”

“好！現在我替你問問去。”

“您受累吧！要找着您替我还給王大娘。”

“沒什麼。”王老汉說罢轉身走，

一邊走着暗思量，

这个事情还真复杂，

还得好好做点小文章。

眨眼来到张家大門口，
老汉抬头一打量，
哟！還沒開門哪，王老汉上前拍門板兒，
（白）“開開！”“誰呀？”“我。”“唉！”
出來開門的正是白丁香。
（白）“哟！這不是老支書嗎？”“是我呀，張善良在家嗎？”
“啊，他下地啦。您找他有事嗎？”“沒事，前些日子你和小柱兒背柴禾啦？”
“啊，他這……是一塊背啦。”
這娘們說話透着驚慌，
王老汉一看心暗喜，
哼！有點兒門兒，我再使個詐語詐她一下，
想到這兒把臉這麼一揚：
“白丁香，小柱兒把繩子丟到場里，
這件事總也沒聲張，
小柱兒娘實在忍不住啦，
特叫我来……”王老汉故意把这來字給拉長，
還沒等說出來“叫我問問你”，
白丁香唰的一下臉焦黃，
（白）“啊！我、我撿着啦。”
“哼！詐出來啦。”
“那天我也沒注意，
他的繩子跟柴禾裏到一塊兒我裝了筐，
我背到家里才發現，
我可不是成心偷人家繩子來隱藏。”
“噢！你借給別人用過嗎？”
“沒有，”王老汉一听正對策。